

用事相消化理论

——佛教弘法的现代模式与在生活中的应用

◎ 广霖

现代修学者的差别相

我们知道,对于已然觉悟的圣者来说,世出世间一切所行都是在行愿,然而在诸学人中,毕竟都还在凡(在圣至少已经无学、而不再是学人了,这里不谈示现),在凡就不是一句放下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就会有了种种方便、种种法相。当然从最本质上说,学佛是让我们觉悟、了脱生死的,但我们就可以此不顾世间亿万生灵、什么都不做了吗?当然不能。药师佛用治病救人接引众生;以算命为业算邪命,但如果做为接引众生起信的方便呢?这个就要看发心,看你发的是贪心还是菩提心,以佛菩萨的心肠入世,世间法就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以凡夫心度量佛法,一切佛法都是凡夫法。

在了解佛教不深的人眼中,可能认为烧香礼佛、诵经守戒、吃素行善就算是学佛人了,其实这些最多行的只是人天善法,当然这也很好,种善因得善果,值得随喜。在饮苦食毒、犹如火宅的尘世间,有很多我们担当不起的剧苦,善知回头自会少受诸多没必要的苦,但如果不明理,则无量对世间的执着心自会产生无量的贪着、瞋恨和愚痴,终会再入迷堕。

用事相消化理论:将佛法应用于身心生活

那么怎样才能将佛法应用到身心、家庭、职场

等实际生活中呢?也就是说做到理事圆融、事事无碍呢?将理论应用到事相境缘中,用事相来消化理论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修持普贤行愿,凡是受用大乘法的,都会任运地将种种能产生苦恼、会引发身心疾病等的恶因缘转为菩提心和修行的助伴。

有一个故事,名字叫“身边的佛陀”,说的是一位女居士,家庭生活很艰苦,但她的善根深厚,常去寺院拜佛,而她的丈夫子女都不喜欢她去寺院,以至于她每次去寺院之前都要和丈夫大吵一顿,回到家里又要吵一顿(这种现象在很多居士中常见)。后来,寺院的住持知道后告诉她,以后不要再来寺院了,没有转变家里丈夫和子女的心之前,不要来寺院,在此之前,就在家好好发愿尽责任。后来十年中这位居士没有进过寺院的门,但每逢斋日,她就独自在家中一个人发愿,她对佛说:“佛陀,今天是拜佛的日子,但我的责任还没尽完,所以去不了寺院。我没有忘记佛的恩德,我在这里给佛顶礼。我为我的全家祝愿,祈求佛光恒时加被我的全家。”后来,从丈夫和子女的口中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您去寺院吧!”而且,丈夫和子女都变成了佛教徒。她由于生活仍不富裕,想对寺院做些供养也很困难,后来就想到每天做饭都盛出一勺大米放在一个口袋里,接着就为家人一个个地祝愿。然后,每个月去一次寺院,把攒下来的米供养在佛像前。后来,顺缘

出现了,丈夫事业顺利,孩子成家立业,过得都很幸福。

以前,她对果位佛懂得尊敬、内心畏惧,但对身边的佛陀却不知道尊敬。实际上,她天天和被烦恼覆盖的活着的佛陀生活在一起,但她对每天一起生活的佛陀置之不顾。本来,自己具有绝对的、唯一的佛性,丈夫和孩子也同样如此,本来应当在相互尊敬中生活,但她却为了上寺院,轻视了身边的佛陀,忘掉了自己的责任。每一次上寺院,都要和丈夫大吵一顿,让丈夫、孩子不高兴,这都是因为忘掉了佛性而生活的原因。一般人容易狭隘地理解佛法,只把寺院中的佛像看成是佛,对身边的佛却非常轻视。实际上,这和佛陀的教诲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实就因缘而言,不管顺逆,身在欲界,包括我们这个世间,不是来行愿的,就是受业报的,不可能有真的平等,宿世的善缘成熟,这一生就顺缘多逆缘少。

分别事相:自身修持与慈悲养祸害

将修持应用到生活中,有时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有的修道人全然放下、以出离心不计较俗事,好不好?很好,比如买东西,有时候给他找钱,给他就拿,不给就拉倒,不要了;有的欠他钱他也不要了;有人骂他,他也听着,也欢喜接受着。这用来修持自己很好,但菩萨以菩提心用世,有时必须要讲规则,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用自身的不计较让世人都养成了不守规则的习惯,那么社会必然处于无序状态,没有规矩则没有公平,乱象必由此而丛生,这就是所谓的慈悲养祸害了。我们不能否认,以不计较的心行世定能感化一部分人,但也必然会对一部分愚痴的人起了纵容的作用,所以要观因缘,要看具体情况,要具足方便智。

这里面还涉及到修行的位次,初学者和未到位次者瞋心未断,必须先修习忍辱,自己都没扎实的

时候学菩萨用方便,那是自欺。遇境的时候,用不自欺的心,观自己是贪瞋、计较、怕吃亏的心,还是为利世利人的菩提心?就算有了菩提心,是否又具足方便智慧?自己应事的各种方式就算让当事者当下不快,但小惩大戒,是否最终能使其受益或免受更大的苦?这与恶心众生用表面的善来遮掩罪恶不同,也与善发意但智慧方便不具足者不同,所以善知自己当下的位次和行持很关键。

现代社会急功近利者众多,为什么?因为浮躁的风气让很多人心怀着一步登天的梦想,满足所有的欲求、享有登高而览众山小的成就感,并为此不择一切手段。试问,这种风气下会有什么规则可言?一切行业都正在泯灭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拼命的为自己一时之利进行不良竞争,自己不遵守规则、又拼命的要求别人给自己公平、包括对待动物,吃活物、以残忍获美食,自己不想受的、却拼命加给众生。有时,我们在埋怨社会不平、天地不公的时候是否也能问问自己,我们了解自己吗?当我们强势的时候,我们能跟比我们弱势的人真正平等的对话吗?当我们因为是人、而比动物们强势的时候,是将它们任意宰割,还是给它们一份平等生存的权利了呢?人人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里饱受其害又无可奈何,试问可以用一句不计较就能解决的吗?那么做为行大乘菩萨道的佛子,就应该什么都无所作为吗?在这种风气下,耐不住寂寞的人们都不想从自己做起、怕吃亏,人们无从看到长远,更谈不上有知因果的智慧,为了短短的一瞬间所得(众多者还得不到),不惜承受生生世世苦果,实在是众生业力不可思议。虽然从自身修持的角度讲,这些反过来都是我们修行的一种助缘,进而可以通过自身的修持逐渐影响一批人,渐而影响整个社会,但从大处着眼,促成社会形成一种规范,难道不是当下最能使饱受社会乱象之苦的人们得到一些安乐的最好办法吗?那国难当头时,我们也应无作为、不计较吗?

任由造恶的可怜众生造下无边地狱恶业,任由受苦无边的众生继续受无边苦?因果归因果,菩萨更当行。在此,爱国爱教的圆瑛大师主张念佛不离爱国、爱国不离念佛,“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给我们做出了榜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圆瑛大师宣传的“三大精神”——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精神的落脚点,即在“卫教爱国”上。当然,外因环境只解一时,真正起作用还要通过内因、对众生心灵的教化、真正的觉悟起来。

声闻戒与菩萨戒的根本区别

这如同声闻戒和菩萨戒的区别一样,声闻戒约行,菩萨戒约心,凡夫修声闻乘,在未了达实相、心开意解前,先从“戒”行做起,由戒渐生定慧后,此戒行已熏习成定力,渐得心开,则一切皆从心发,这时就是具足菩萨行的时候了。凡夫的心常住贪瞋痴,只是有的轻些,有的更重些,然后由心指导行,所以就有了千般不善行,而菩萨心开意解、了达实相,自然流露的一切心行,无不是为救众生离苦而施行的方便道,以至于用恶法对治众生病深得自在、而终于恶法不生染着。

我们度众生还是众生度我们

讲到教化普度众生,有一位法师说的很好,有时候我们往往都认为我在度众生,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佛讲了,自己未度,要度他人者,为菩萨发心。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成为菩萨了,或是我们已经能度人了。我们还没有达到能度人的程度。只有佛,成就了,才能真正地度人。所以说我们平时去弘扬佛法,实际上是接受一种锻炼,并不是说我们在度众生。什么是众生呢?我们自己的贪瞋痴

就是众生,不是外面有众生可度。佛才有能力真正地度众生。自己已度,能度他人者为如来应世;自己未度,要度他人者为菩萨发心。我们只是个发心地位,还没有能度众生的能力。

所以说如果我们抱着这种想法,就会有人来障道。因为我们首先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呢?居高临下,认为我在普度众生。所以任何人对自己的这种行为产生了一种看法,或是阻碍的时候,就认为是在障道。我们就是因为站的角度不同,如果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去思维,我们还是众生。本身我们就是众生,而且我们所谓出去弘法也好……那都是在众生中磨炼自己,很多的众生是来帮助我们,消除我们的业障。特别有人来障我们道,那是帮助我们成就,这是很好的因缘。如果你常常自己去思维所谓的普度众生就会生起大慢心,与法不相应。每尊已成之佛都按普贤行愿历经多少大劫的修持、行菩提道、不停的舍身受身而成就。而我们于此不能急,要慢慢来,不能刚一发心就练舍身,还是要按自身次第走,弦太紧易断、行太险易退。

躲清静与舍己利他

从这里想到,我们修持普贤行愿,一个关键就是要将佛性作为人生的根本而生活,不这样的话,我们不但对自己轻视,对别人也轻视。这都是因为没有对佛性生起确信,才落到这般的生活道路中。

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生起些出离心的学佛人,因为有了厌离心,便对工作、家庭及平日的的生活产生厌恶,想独自清静的修行,觉得其他事情都是打扰自己,耽误自己追求解脱。

大乘佛法的精神是舍己利他,对于在家居士宜贯彻大乘佛法的精神,为社会做贡献,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也是为众生服务,虽然我们没有能力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通过自己的付出,总可以让一部分人满意。在世间相中,人们的瞋心、嫉妒心很强,

太出众了、太高出他人了遭人恨,中庸之道告诉我们不能强出头,但如果为众生为利世,只要全心全意、心无所求,不为自己的私欲,真心为他人服务,我们该出头,这是在贯彻大乘佛法,如果我们不到位次不敢行,至少要理解明了他人的行。

因为在家人各自情况不同,修学佛法可以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每天抽出一段时间来修学自己的法门,在家人如果修得好,通过对他人服务展现佛法慈悲的精神,也是在弘扬佛法,弘扬大乘佛法。

佛教现代修学体系的隐忧

庸庸讳言,在今天佛教充满发展机遇的时代里,佛教现有的修学体系并不乐观,众多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并论及时下修与学、学与用的严重剥离,学院从事的主要是佛学知识的教授,而丛林道场在修学上更多的是机械化的课诵、有口无心的念佛、形如枯木的打坐(睡禅)等徒有其表的模式,很难达到实证效果,表相与形式固然不可少,但佛法是心法,不解决心上的问题,恐怕外相做的再逼真,也难得到实证功夫,更不消说转凡成圣。再加上时下丛林道场的对外开放,很多地方还成为旅游名胜区,学人在道心不坚、定力不足的情况下,耳闻目染社会的繁华和纷杂都给修学带来一定的障碍。

坦率的说,今天的佛教在一片盛世繁华下也潜藏着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首先表现为,出家人多,而有道心的不算太多;其次是,在佛教界,搞学术的多,重实修的人不多;第三则是在修学的人中,机械的盲修瞎练的人多,有正知见又有修学方便的人不多;第四方面,在基本找对方向的学人中,常有退心、懈怠的人多,能持之以恒、有实证的不多(比如念佛的人多、成就的不多)。

不可否认,在不同时代,外现声闻相的出家僧侣在素质、悟性、根机上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今天的佛教界也不例外,极具文化素养、博闻强记、

道心坚固的栋梁之才皈依佛门早属寻常之事,精进持戒、潜心修证者也大有人在,但这些在整体出家众的比例中还是一个偏少的数字,而素质偏低、虽发心而器钝者则属为数众多者,虽说佛法非关文字,但末法诸根中,出家众文化素质太低确实不利于闻思、而成为修行的障碍。同时由于多种因素,佛门现在还有大批的混时度日或退失初心、甚至毫无正信及信仰者存在。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流自于大智慧圣者的心性本源,为的是让一切众生通达诸法实相、免受苦轮、证得自在、自利利他。从这一终极目标来说,试问今天又有几个学人可以企及?

达不到应有的方向,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在修学方式上出了问题,佛法是因缘法,一种适应的修学方式的建立首先应该看时下主体面对对象的根机、接受程度及其主要症结,然后才能契理契机,针对目标的结构组成制定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那么分析一下今天僧众的主要组成就成为一种必要。

弘法要适合现今时代

正法时期,修学者福报大,有肉身佛住世接引,学人易得成就,这是现时修学者无法企及的。既然说放下烦恼还是烦恼,还不如针对人们常见的各种烦恼寻求对治法去化解。禅门高德有言:循枝摘叶我不能,入海算沙徒自困。说的是对百种幻境自会生千种烦恼,一点一点去断岂止三大阿僧祇劫,如能从本源上关上水龙头(堵住水源——烦恼之源)又何来大水泛滥?然而,问题是众多学人难以截断这个众流,那么就只好先把主要的砂子先拣一拣了。

我们都知道佛法讲闻思修三无漏学,闻思是修的前提,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闻思更是加固修的必然手段。比如念佛者,虽说知道应该精进不停的

念下去,但在众多时候、尤其是念的稍久一点后,心神就是不能控制,这时,人的心里就需要一点理论(闻思)来坚定牢固信念了。佛陀行化世间四十九年中,众弟子闻法的时间居多,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念不断加固的过程,一个不闻正法的人,独自躲在一个角落盲修瞎练很容易疲惫松弛下来,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僧团共修起着极大的环境支持作用。

没有欲望、不来欲界。想让人无求很难,我们自己又真的全然无求吗?我们不能总用高标准来要求别人,来道场的在家居士大多都有求,求平安、求财富、求解决烦恼,哪怕求极乐净土也是求,求一个好环境、不再受各种苦。其实在来道场的人中各种类型的都会有,有的是旅游香客、随喜的进进香,除了觉得佛门清净向善没有太多概念;有的是碰到些事、拜佛烧香图一点心安;有的是城市喧嚣太久想找个地方调整一下心情;有的是想亲近高僧大德、像追星一样;当然也有碰到逆境挫折来逃避一时的,还有懂些理的来三宝修供养种福田的;而真正想放下现实生活的很少,所以佛法要利益所

有的人,就要有根据各种机缘不同的应事方便,而不是不管碰到什么人、什么样的情况,都一味的只把自己一成不变的东西灌输给所有人。法无定法,要广开方便之门,众生要什么求什么先给他什么、先满他当下的愿,然后有因缘再深入。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语言的问题。佛法在中国的二千多年里,虽经历代高僧大德及精研佛学人士的不断翻译弘化,但整体都存在更适用于古代社会人们的语言习惯特点,而使今天的大多数有趣向佛法意愿者望言生畏,包括听经闻法,讲的再好再深,如果受众都听不懂,也就失去了意义,毕竟要照顾大多数学人的程度,因而,真正让绝大多数现代人受用的才是真正好的弘传方式。故此,佛法在今天发展必须经由一大批精通各部派佛法、深领法旨意趣、解佛真意的教界人材,善知众生心,根据当今社会人类的特点,用契合时代而又不违佛法主旨的方式,将佛法真正的智慧植入人们心中。

(作者为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福州市旗山万佛寺方丈)

